

274 黑格尔、德国历史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

大家好，今天是聊天，我先试下麦，今天我们聊天的内容是黑格尔、德国历史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我们散漫一点放松放松。我今天就是纯聊天。其实就算没有诺贝尔奖获奖这件事情，我也想聊一下这个话题了。因为我知道这回获奖的这三个人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它代表了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转向，这跟中国有巨大的关系。所以也涉及到我国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我们这个平台上有好多朋友，进来其实要点不是听正式课的，主要是来听聊天的，其中有些人身负责任和使命，有些人是要进来捣一捣蛋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在聊天很重要，而且通过聊天我也将我自己整理的一些资料札记送给大家。同时，也算是留下一部分的历史记录，而且这部分历史记录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其实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关于德国历史学派的问题，我在《掠过弗莱堡》算是有比较系统的叙述。但我尽可能的不谈黑格尔，因为我大体上对黑格尔有意见的。我大体上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打从我谈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跟中国有关系，其实遭到了好多学界的朋友的质疑，我这回再谈黑格儿，我估计又得惹来一大堆的麻烦。而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又不够，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

不过我是这样想的。在很多时候其实是由我来提出一些东西，最终可能是由平台上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完成一次批评或者是印证或者是考证。作为问题的提出者，我在学术上不需要背负全部的压力，大家一起分担一下。但虽然说是聊天，但我们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比较宏大的问题。对我国目前面临的**转型**的意义也极其重大，但一个小时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我先按照今天聊天的提纲，我先聊几句黑格尔。为什么谈德国历史学派、谈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谈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是肇始者，就是黑格尔这一套东西出来以后，黑格尔1831年去世以后，到了1840年黑格尔的学派就开始分裂，分裂出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派别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另外，也是从黑格尔那分出来的学派。然后形成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经历了历史的变动、沿革、发展，后来成为制度经济学。**

这一回，这几个朋友，不管是阿西莫格鲁也不管是罗宾逊，他们三个人基本上是从制度经济学往前延伸出来的。虽然可能把他们归结为新制度经济学无所谓吧，但这个脉络是从这个脉络走的，大体上是有一种**制度决定论**，对应的是**市场决定论**。他们走这样的一条脉络出来，就是**全世界现在处在巨变的关头，开始关心制度问题。**

好，我们先说一下黑格尔。黑格尔所处的时代非常有意思，黑格尔的存在很像我们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转折点，黑格尔正好处在普鲁士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普鲁士转变成德意志帝国的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思想的整理。有人对这个事情做了整理，并且为德意志帝国进行了思想的奠基，那这个人就是黑格尔。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读康德、黑格尔，其中黑格尔下的功夫最多，我对他是有意见的。

虽说是有意见，有不同看法，但其实我是非常佩服黑格尔的。原因在于……我已经讲《中庸》的课程，我们讲了十二讲。你们也大体上对《中庸》有一个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根子，我这样说可能又惹起好多麻烦，根子在中国。其中，可能在西方的哲学家里，只有一个人读懂了《中庸》。

这个人就是黑格尔。我搜集了黑格尔的著作，他在他的著作里谈到东方哲学的时候，谈的最多的是老子，是《道德经》，他对《易经》也比较熟悉。但是他很少谈及孔子和孟子，从未谈及过曾参和子思。但我依旧认为，他是精读过《中庸》的，并且读懂《中庸》的一个西方哲学家。一会儿我简单介绍一下黑格尔的这个学，你们看看。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真正的顶级的思考者想问题是一致的。

其实，初步涉及黑格尔的时候是有难度的。但今天你听完这节课，你来读黑格尔可能就容易多了。黑格尔七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我就简单说一下辩证法。辩证法，不管是论题、反论、合题，其实跟他这个正反合，正是《中庸》最核心的部分，对吧？我们的《中庸》是两端——正和反，和是中间——允执厥中。执两用中恰恰是辩证法的逻辑，只不过是他用一个崭新的一整套体系来解释**中庸之道——辩证法**。怎么说好呢？

不管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正论、反论、合题，或论题、反论、合题，不管怎样来分割，最终，实际上是中庸之道。这个和道家的太极，和佛家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中庸之道有它独特的地方。其实中庸之道是东方哲学最高的境界。他的辩证法与中庸之道（允执厥中）整个的这种思维方法、思维逻辑高度契合。我说了，不排除伟大的思想家在一个高维度上是达成一致的，不一定是他一定是学了谁。因为我研究过黑格尔的出身和经历。

因为他非常聪明，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的教徒，这点和马克思很像。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学习研究哲学，并且他用了八年时间。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他们家算有钱人，不然他不可能有学费读博士。但他不是，那个时代的普鲁士还是接近我们解放前期的那种农奴制。所以他去给贵族将军们去做家庭教师，到了31岁他继承了遗产之后，他才开始进入到正式正规的研究过程。当然当家庭教师这八年非常重要，他有机会在贵族家里边、将军家里边获得了大量的阅读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可读的书只有在一个层级上才有。

在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体系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实际上构成了黑格尔独立的哲学体系。与英国的体系相对立的体系，超越了英国体系的绝对精神。实际上他就是讲宇宙的终极实在。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他要说那个“道”，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超越主观意识存在的客观的规律**。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道”，不管你看不看见它，认识它、不认识它，“道”都存在。他管它叫绝对精神。黑格尔的东西用我的语言解释就很（清楚）。

另外，他在**逻辑学**上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逻辑学我觉得也是，怎么这么和《中庸》吻合呢。它逻辑学主要是三个部分，存在论。我那天讲鬼神论的时候，讲了以太的问题，就是圣人已经看到了以太弥漫于整个宇宙，弥漫于你的身体，它规定了你。第一个是存在论，就是道是存在的。第二是本质论，就是它有规定性嘛，对吧。整个你的状态，你的实际上是圣人说的天之生物，就是本质论。第三个部分就比较妙，叫概念论。概念论就是人对“道”的陈述，我们把它叫格物。

他的整个逻辑学就是有“道”，“道”是存在的。“道”确定了我们不同的性质——规定性。这个不同的性质在我的观察之下格物致知，我把它进行了分门别类、重新定义和逻辑关系的陈述，逻辑学出来了，

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其实中庸之道上面，我们现在讲到了第十二讲，你已看到整个逻辑学的体系在中庸之道里边是层层递进的。第三个部分涉及到它的这个**辩证发展**阶段，就是它正反合里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对精神世界的认识和历史发展的认识。就是辩证发展阶段的分阶段的论，然后形成了**历史观**。

它的这个辩证发展阶段仍然是个正反合的过程。就是实体、差异和统一的过程。其实是整个变动发展阶段是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做铺垫的。因为黑格尔他导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实证主义。就是他是根据归纳推理来形成对真理的认识。而新自由主义，英国那一套，后来发展成奥地利学派。它是先验的、演绎推理。这个是归纳推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用他的这个方法论形成了黑格尔特有的历史观。用他的语言叙述是，**历史是理性的进程，就是上帝之手**。

它和《中庸》的“鬼神论”、和“道”的决定性，就是对“道”的认知，**无二无别**。它只是在强调世界存在一个“道”，世界存在一个绝对精神。那么我们的意识对这个“道”和绝对精神的认识，以及我们对这个绝对精神认识之后，该如何来影响社会。总之，就是**让社会伦理符合自然伦理，形成正反合，形成一种制度的自恰**。绝对精神和自我实现吧。我觉得他很聪明，他非常聪明，或者是他读过《中庸》。

亦或者是他没读过《中庸》。但是我在他传记里边看。当然他的传记写的是他从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获得了，主要是启蒙思想家那儿获得了启蒙。其实启蒙思想家获得启蒙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受卢梭的影响比较深。我讲过的这几个著名的思想家，在讲《资本论》《通论》的时候都讲过。这几个他非常崇拜并且拼命阅读、受到启发的思想家，全部是受中国儒家影响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那四个思想家。你们有空可以看我这个旧有的课程。（笛卡尔、卢梭、康德、黑格尔）

所以我一直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来自于中庸之道。黑格尔的思想如果是来自中庸之道，那它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德意志帝国**。他生在普鲁士时代，那时普鲁士还没有变成德意志帝国。还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那个时候德国是个弱势的国家，因为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然后在他中年的时候，法国爆发大革命，而他又非常的钦佩拿破仑，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时期，他在痛彻的思考，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普鲁士，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形成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黑格尔对自然的观察，对历史的观察，对人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形成他的哲学。他的哲学深刻的影响了以后的各种学家，当然包括经济学家。黑格尔的哲学观念里面第六个就是关于**国家的哲学**，他是非常重视国家的。大家要注意，国家是一个非常近代或者是现代的概念。中国以前的所谓的国是邦，我们中国的国就是天下的意思，他这个国就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了。

国家哲学它其实已经形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立国根基的一个基本概述，他认为**国家是人类理性在世界历史中的表现**。他认为国家是人类理性，就是人类理性选择要建立一个国家。他说**国家才是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利益的统一体**，这条非常重要，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源泉，就是制度经济学立学的根基在这句话，它是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利益的统一体。国家才能承载一般性的伦理原则，就是只有国家才能将共同的伦理赋予每一个人，由共同的社会伦理构成法理、法律和制度。最后就是共同伦理下的共同的制度。

最后就是关于**精神分析学**的部分，我今天不讲，这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黑格尔要讲起来时间太久远。但我可以告给大家，如你将来读黑格尔，你熟悉了中庸之道再去看黑格尔，你恍然大悟，原来他想说的这个东西圣人说过。他只是用一种德国的语言模

式，或者是用一种现代的语言模式，或者是欧洲人理解的、可以接受的语言模式，对中庸之道进行了现代解说。当然了有他独到的地方，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他把它叫成**客观唯心主义**。什么叫客观唯心主义呢？就是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什么叫存在即合理呢？存在即合理就是造反有理。就是我虽然是后发展的国家，但我也有生存的理由，所以我可以用我的方式来重新进入这个世界，所以黑格尔是主张战争的。后来发展出来的学说里边，像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脉，他们是主张革命的，不光战争，还主张革命。当然了，德国历史学派一直是不反对，甚至鼓励战争的。当然这个对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它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后发达国家，或者是后进的国家该如何自处？

黑格尔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方法、哲学思考，但是我觉得他的主体性描述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适应性描述上就有问题，不然他就不会那么主张战争。而且战争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或者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或者是终极的解决方式呢？其实我不同意德国人的理解，适应性的问题。最后是关于创造性的问题，黑格尔和他的子弟门生们做的还可以，但也有不小的问题和毛病。我简单说一下黑格儿，然后我再说说德国历史学派。

我之所以花时间来梳理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我今天说过了，是因为我肯定不批评任何人，不评论任何事。我是想说，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西方的思想传进我国，大概是洋务运动之后这150年间传进来的东西，我们在认识它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仰望、跪求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平视和俯视，所以我们对整个西方进来的哲学和经济学等等东西有了非常大的谬误的理解。

我讲过笛卡尔，讲过卢梭，讲过法国的一大批的思考者，我也介绍过英国的思考者，我今天只讲德国历史学派的源头，我来不及讲新自由主义，或者是芝加哥学派，或者是奥地利学派的这个源头。如果比较的来讲就很有趣，将来我们有空在闲聊的时候再说。今天因为赶上这个事儿了，今天晚上我要做个专访，所以我就把我整理东西先讲给你们听。谁让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晚上可能一小部分会拿给他们。

黑格尔死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黑格尔1831年走了，1818年马克思诞生，1840年德国历史学派诞生。其实在黑格尔之后，德国出现了很多的黑格尔学派，有激进的黑格尔学派，类似于像马克思这种就属于非常激进的黑格尔学派。有保守的黑格尔学派，其实德国的历史学派属于保守的，德国的黑格尔的保守学派，他们比较倾向于黑格尔晚期的思想，主要是黑格尔关于国家哲学的部分，他们最后延伸出制度学派。

关于德国历史学派，其实我就不用多讲了。因为我想大部分朋友都读过那篇万字长文《掠过弗莱堡》，谈的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是历史学派的落日余晖，但是他是德国历史学派近乎完美的一部分，可惜弗莱堡学派在二次大战中（就是1940年）结束了，百年论战之后德国历史学派消失了。最后一个人就是艾哈德，他成为了联邦德国的建立者或者创立者，他跟这个谁（阿登纳）共同重建了西德——联邦德国，并且他是联邦德国的第二任总理。

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是有它的原因的，其实英国的经济学学说被德国历史学派批评，批评为狭隘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世界主义还狭隘吗？不是的。因为英国的经济学要求小政府，他是古典自由主义，要求小政府，他要求政府什么都不要管，管的越少越好，把东西交给市场。其实英国的经济学非常虚伪，我说的是大英帝国时期，从

16世纪开始，17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情况。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因为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他认为国家不需要强调。因为英国的国家的建设在经历了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非常完整强大的国家，并且有了一整套非常优异的制度。关于国家的哲学和制度非常完整。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不重要了，不重要了，他认为市场重要，他认为市场决定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而不应该是制度决定论。

英国的这套学术和理论传到欧洲去，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之后，这个法国的大革命席卷整个欧洲，欧洲的一些地方开始流行这个理论，大家认为国家没那么重要，只要有了一个好的市场、全球化的市场、世界级的市场，那么大家就都有发展机会了，就是市场决定论。德国历史学派非常缜密，在黑格尔哲学的安排下，他们非常缜密。他们当然不是认为市场不重要，但是他们认为**以普鲁士国家的状况，如果接纳英国的市场理论，他们将成为被奴役的对象。**

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1840年到1940年与奥地利学派进行百年论战的原因。100年争论一个问题是制度决定还是市场决定，是制度决定论还是市场决定论。那么最后，**德国人用他们的实践证明，制度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都很重要，但没有制度决定论，市场决定论就成为殖民主义殖民他国的工具。**如你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国民的保护者，你的国家和国民将沦为殖民主义的被殖民对象。

即便你是一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也非常可能成为二次殖民的对象。德国历史学派在二战之后，它转化为了一种制度建设，就是联邦德国的制度建设，我在《掠过弗莱堡》里已经讲过了。但我今天需要

再说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消失了，某种意义上的消失意味着不再用这种名称，不再强调这种继承关系，虽然是后来他们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就是淡水和咸水之分是存在的。

但请注意，他们在强调的内容上面已经不再强调殖民问题了，咸水学派更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属性，而芝加哥学派、淡水学派更强调资本主义特征，就是有穿插、有交融。但是大家侧重点在这个方面，所有的争论都放弃了一个主题，殖民，这个非常可惜，因为德国历史学派始终是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的，因为他是后殖民者，他没赶上古典殖民，没赶上新殖民，他只参与了现代殖民。德国是这么样的情况。

由这个亚美尼亚裔土耳其人阿西莫格鲁来完成这样的著作，我觉得这个思考很有意思。他们的整个的著作没有讨论殖民问题，虽然他们还是历史学派的做法，用历史的证据、用归纳法来陈述一个简单的现实，就是**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光是市场决定**，也不是什么一直到现在都很流行的，什么比较优势理论、什么结构经济学，跟这个没关系，就是不要胡闹了。这个新自由主义延伸出来的我国的很多的分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他们获奖有意义吗？获奖是有意义的。其实前一段时间真正刺激到我的是老布什的二儿子小小布什，他对中国的发展发出了感叹，他说中国取得如此奇迹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全世界不大接受一个中国模式。而这三个家伙，他们愣是认为中国是政治崛起型、经济包容型临时的一个成就，他也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当然我国的一些，我不知道象牙塔里面怎么想。

我国的一些民间的思考者，在批评或者批判这三个人。我今天说一下我的意思，我是既不同意你们批判他们，因为制度决定高于市场决定这件事情，我是认同他们的观点的，只是我不认同他对中国制度的定义，他对中国制度的定义定性。他真的没有黑格尔那水平，他没

有正题、反题、合题，他没有完成这个，所以他不辩证，所以他们，怎么说好呢？就是不值得一驳。但你知道之所以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说对了一些、说重了一些。

他们对我国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可以拿来进行思考。好，我先把德国历史学派的事情说完，然后我们再转过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在艾哈德之后销声匿迹，之后它分成了两块，一块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然后呢，他影响整个的西方世界的走向。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用的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路，连他的原则和方法都是德国历史学派。请注意，**凯恩斯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重要的分支。**

当然，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支，这就有点不太妥了，是他是激进的黑格尔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我必须得承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的社会制度，都带有非常深刻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痕迹。我们在重要的一些经济学遵循的法则和原则，还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东西，艾哈德叫社会市场经济，我们差一点用了他的这个名字，后来我们改了。

当然了。第一，我们承认我们社会主义，第二我们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哈哈，它是社会市场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述不重要。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里边最后一部分是概念论，他说这个概念陈述很重要。维根斯坦最后临死之前也是说了，他说人类智商的边际就是在于概念，就是你说不了，语言已经无法表达真理了，到尽头了。我自己深有此感，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你看到的东西。

那么，德国的历史学派一直在往下延伸，它并未死亡，它只不过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东方和西方存在。而新自由主义、殖民主义在昂萨的特定的团体之内也在发展和延续，历史走到了拐点之上。请注意我今天的陈述——**历史走到了拐点。**这回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选他们

三个人？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感到了历史的拐点到了，重新考虑能不能交给殖民者。当犹太人控制了昂萨，从而用金融垄断资本来治理这个世界，超越国家、超越制度进行殖民，那么所有的人在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回归，**回归新制度经济学**。但这是解药吗？我回到第三部分，我怕今天时间不够，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这三个人怎么来评价他们呢？我以下的话可能又要得罪好多人，但请你们原谅，我是为了表述方便，我形成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未必对，未必不对。我只是想为了表述方便，我将经济学家分为五类。本来我是应该分为五个等级，但我怕大家觉得我羞辱了一些人，所以我就把它分五类——五种类型。第一类，也就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或者叫经济专家。

他们往往不被大家认可为经济学家或者经济专家。例如我国古代的管仲、商鞅、桑弘羊、王安石、张太岳。当代，你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吗？你能说列宁、斯大林不是最伟大经济学家吗？你能说毛泽东、邓小平不是最伟大经济学家吗？当然是。那么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请注意，思想家不代表他是哲学家、数学家；或者是，他一定是经济学家，不代表。但他一定是伟大的思想家。

其次，他一定是伟大的政治家。他能将他的思想走出逻辑学里的概念论，进入到实践阶段。走出概念论，进入到实践阶段。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观完成了以后，完成概念论之后必须得落地。落地的能力，必须是政治家，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实践，只是一个口述而已。所以我说第一类的经济学家（我只能分类，不能分级）是**伟大的思想家兼政治家**。第二类就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了，比如说凯恩斯、弗里德曼、牛顿、怀特。

他们和第一类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类看到了“道”，并且能把“道”延伸到社会伦理，并且将社会伦理变成法律制度，了不起。第二类，他们看到了“道”，尽可能的将它概念化、概念论，然后他没办法落地，他只是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了。第二类也很了不起了，因为能看到“道”，并且能把它变成了大家能听懂的概念，这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但他可能不如第一类那样看到更为完整的“道”，他看到一部分。第二类，很了不起了啦。这三个人，新制度经济学诺奖这三个人算是**第三类经济学家**。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道”，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一点点的“道”，并且在这一点“道”的基础上做了一种概念论，理论的陈述，而且这概念陈述可以引发当代人的思考。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国家为什么失败？他看到了一小部分。如果说第一类看到了，比如说九成，第二类看到了五成，他们也能看到两三成、两成这样的。那么第四类经济学家就是看不到道，而引述，类似于看到道的部分将至微观化，比如说这个财务专家等等吧。

比如说一些非常**细致的经济学分科**，第四类。第五类，其实第五类不是经济学家，但因为现实，当代是把他们归为经济学家，比如说各种金融机构的首席，比如说一些企业聘用的这样的专家，包括政府聘用的专家。在英文里边他们应该是 trader （交易者）或者是seller（**卖者**）就是seller。比如说你是早上起来卖煎饼果子的，你穿上婚纱卖那个煎饼果子，你也还是个卖煎饼果子的。虽然你是全北京卖煎饼果子卖得最好的那个人，但你真的也不是经济学家，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在卖金融产品嘛。

但是现在我们习惯上将 trader 和 seller 都定义为经济学家。Trader里边有，比如说达利欧，你说他不是个经济学家或者经济专家，好像他也能算吧，他是非常极品的一个trader。那 seller你要是说

他是经济学家，你说一个公司卖金融产品的，后来给他印了个名片，叫首席或者叫什么，你说他是经济学家，然后你让他来去参与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建议。很扯！因为他离“道”，不是看见看不见，因为他是背“道”而驰的那个人，因为他要是按照“道”走的话就没有机会了。他们是必须背“道”而驰的人。大概我分了这么五类或者五级。

简单想说一下子他们三个人的所处的位置。他们说的正面意义是什么呢？他们说：**包容的政治制度和包容经济制度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正确的！他们的错误，错在哪里呢？他们对不包容或者是崛起型政治的定义完全错误。因为，作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的继承，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继承，你连起码的论题、反论、合题都做不到，就是正反合都做不到。

你怎么能如此坚决的认为，选举制度就叫民主，民主制度就叫包容呢？谁跟你说，一人一票的选举是民主呢？谁告诉你那个民主制度就一定是包容的制度呢？谁告诉你一人一票的选举，不能在新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出现异化呢？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个政府，谁能证明他一定不是资本专政的政府呢？如是资本专政的政府，你如何认为它具有包容性的？他包容的是谁？难道他包容的是人民吗？

你又如何认定，中国范式的这样一个制度或者政府，不具备包容性呢？你如何认定社会主义不具备包容性呢？你如何认定这个包容性和中国模式的政治的包容性和经济上的包容性不是可以高度吻合的呢？那么中国奇迹又如何解释呢？如你们是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你们倒是应该告给我们怎样来实现更加契合、更加合意的整体的包容性，论题反题合题嘛。你如果真是黑格尔的的信徒的话，允执厥中啊。

但，我仍然要说，他们有正面意义，因为**一个国家的制度的包容性，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不要认为，我们就一定会做的很好，我

们需要不断的进行反思，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直接税的体系的建立，我们整个的制度的建设，需要一个不断的完整、完善和进化的过程。他们的提醒是有意义的。虽然他们的论述，在我看来真的是三类或者是三级，当然不是三流啦，但他们做的功课，做的东西，是有正面意义和启发意义的。

不仅对我国有，其实对当下的美国和西方也有，就是美国和西方现行的制度，为什么变成了个攫取型制度。攫取包含两重含义，第一，它的外部攫取性太明确了，它就是现代化的一个殖民主义的样式，它是绝对的对外攫取型的一个制度安排；对内也在攫取，因为贫富分化如此严重，不知道这三位同学是故意还是真的看不见，所以对我们有正面提醒意义，对整个世界的分析，如果他们愿意用绝对精神，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站在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用辩证法的角度去思考，用逻辑学这种概念叙述的话，他应该看到的，他怎么会看不到呢？当然这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的负面意义，再次用经济学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某种欺骗，就是发展中国家，你们只要听话，改成民主制度，一人一票，你们就有机会把这个制度的包容性和经济的包容性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它的负面影响，它有一个严重的欺骗性。我对新制度经济学，其实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我对他们对我们的启发仍然是感到有价值的。当然，我相信我国的经济学也在迅速的跟进和进化之中，我们也会在这个领域，走出一条让我们的孩子们满意的一条路来。

虽说如此，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把他们的著作读一下的。不过，你们可以按照我今天的脉络，将黑格尔，将德国历史学派，或者是将我的那篇文章《掠过弗莱堡》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一起读，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好多人批评诺奖越来越不

像个样子，我说好了不提人和事儿，我觉得他们至少还有个样子吧。好了，不讨论人和事的问题。好，今天关于这些事情先说到这儿。

原本应该腾10分钟到15分钟谈一下子市场，因为关键时候到了，11月5号选举，11月6号美国就是要第二次进行。时间非常紧迫。大体上，美国财政部怎么想的？美联储怎么想的？美国的投资者怎么想的？确实是应该聊几句。但是我今天下午真的有事儿，我放到明天下午吧，明天下午三点钟前后我们有空，我们再聊几句，今天就先到此为止。然后，我祝大家周末愉快！另外有空可以多读点东西，多读点东西还是有用的。明天下午我们抽时间再碰一下。好吧，明天见！